



刘 绍 棠

豆棚瓜架雨如丝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主人公老虎跳是一个武艺高强、心地正直的京郊农民，全书以他和师妹炽烈曲折的爱情悲剧为线索，展现了解放前后数十年间运河滩上动乱的社会生活，描绘了运河两岸优美的风土人情和田园风光。

·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·

豆棚瓜架雨如丝

刘 绍 棠

出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 京 印 刷 一 厂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

8,375印张 187,000字

1987年11月第1版

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50

ISBN 7-5302-0028-3/I·29

书号：10326·190 定价：(精装)4.80元



刘绍棠

中国乡土小说丛刊

我今年五十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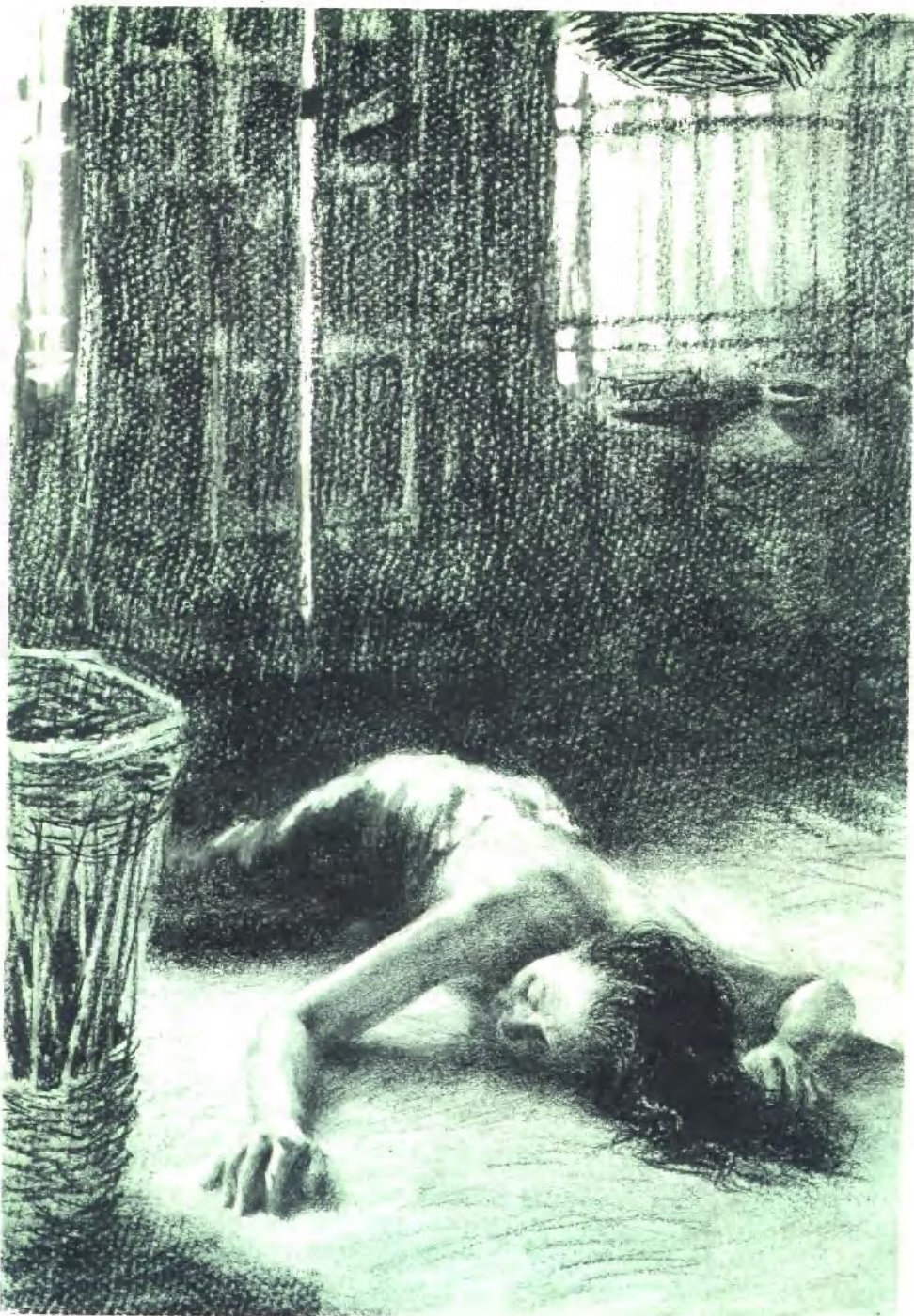
五十而知天命。我想，知天命也
智，也就是对这一生该做什么
和能做什么心中自数而确定不可
动摇的一定之规。

我以事文学创作已三十余年，在文坛
上人小辈大，也算独当一面，自成一家。
至于是大还是小，大家还是小家，
那要听候人民和历史来鉴定，不能
自封，也不靠贾里易。古语云，史
实可证，我是生前取得荣誉和利
禄的人，死后没留一个退路。我
不敢夸下海口，然而我要力争，让
我的创作力与创作生涯五十年后
我的名字与创作生涯比现在
在文坛上，我可自称前辈作家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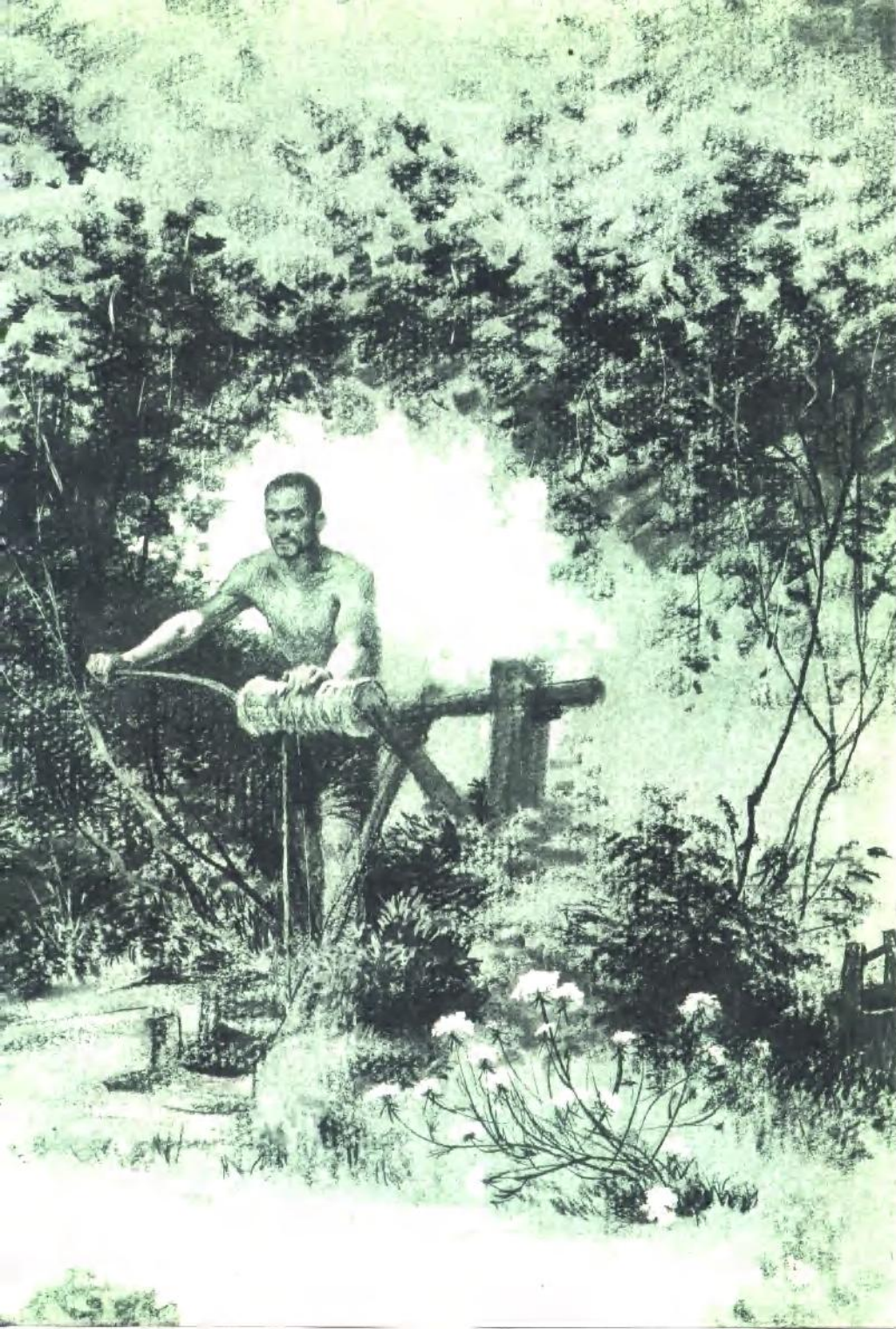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—

北运河一出北京的通县县境，到河北省的香河县串了个门儿，拐个弯进入天津市的武清县，却又从河北省的安次县擦身而过，一条河把三个省市的四个县拴在了一堆儿。

跟北运河并肩而行的是京津公路，水旱两路象亲哥俩。不过，一个锅里抢马勺，马勺难免碰锅沿；舌头和牙长在一张嘴里，牙也有咬舌头的时候。京津公路和北运河有时形影不离，沿着大河长堤南下，有时避之唯恐不及，远离一、二十里，各走各的路。京津公路是时代的宠儿，抢走了北运河的饭碗子，北运河历史上那南来北往的千帆万船，早已被京津公路上往返奔驰的卡车、轿车和吉普车所代替，凄凉而又寂寞。但是，北

运河虽然衰败下来，瘦死的骆驼也比羊大，发起脾气，大水冲刷京津公路的路基，京津公路便要腰断两截，寸步难行，不能交通了。

水旱两路若即若离，大河和公路之间便被划出一些环环相接而又形状不同的地块，有的象马脖子上的套包子，有的象腌雪里蕻的菜坛子，有的象筛面的箩床……通县、香河、武清交界，北运河三道湾跟京津公路之间的地块，天上瞧地下看，都象一只蝈蝈笼子。这只蝈蝈笼子距离安次县的东北角十二、三里，可算是四县的咽喉要道。

站在蝈笼子上四下张望，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，四个县的风光很不相同。而且，这里又是四县的四个角落，四个角落在本县又都别具一格；于是，蝈笼子便是四县的大杂烩之地。

通县自古就是京东首邑，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，相当于今天将京广铁路和京沪铁路合二而一，南货北运只有这条水路。那时，通县城内设有漕运总督府。总督官居一品，又是个肥差，进京入阁拜相，不如蹲在通州管钱粮。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；漕运总督捞到腰包里的不是雪花银十万、百万两，而是日进斗金，三年搬回家一座金山。那时候，通县叫通州，代管京东八县。七品县令，五品知州；通州地位，在香河、武清、安次之上。民国以后，虽然改为甲等县，仍然比二等县的武清和安次高出一头，三等县的香河更是高山仰止。同时，通县城内，又曾先后是燕京道、京兆道和蓟密行署的所在地，还曾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首府。全国解放以后，通县专员公署设在通县，管辖十三县一个市。所以，通县的文化水平高，见过世面，架子大，目中无人。一九五八

年撤销专员公署，划归北京；沾首都的光，得天独厚，工厂多，大楼多，投资多，一个县的拖拉机相当那三个县的两倍。每人每月的口粮多三斤，食油多一两，考学、招工、当兵也格外优待。那三县的姑娘都愿嫁到通县，通县的姑娘却不愿嫁过去；这叫宁向上走一尺，不往下走一寸。不过，说来说去，有粉搽在脸蛋上，最占便宜的还是县城四外的村社，以及若干典型和重点；他们吃肉，蝈笼子只能喝汤，而且清汤寡水，没有多少油腥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一穷二白。

属于通县地面的蝈笼子是三分天下，方圆只有七、八里。三分之一是终年积雪似的沙滩，三分之一是白花花的盐碱地，三分之一是一片片浅水洼子。沙滩虽然干燥，却是夜潮地，生长出连绵起伏的红皮柳棵子；浅水洼子里更是蒲苇丛生；盐碱地也并不是寸草不长，到处也有一簇簇、一丛丛的乍蓬、牛蒡、疾藜狗子，开放着米粒大小的花朵。大河从沙滩和浅水洼子之间穿过，公路从沙滩和盐碱地之间穿过。从阳春三月到中秋八月，这里的风景是一幅水彩画，花、草、树、水、土，都色彩鲜明，充满野味儿，令人心野。汽车司机行驶到这里，不管路上有人没人，有车没车，都喜欢象救火车似的一连声鸣笛，惊起沙滩上柳棵子地里成百上千只鸟儿，一窝蜂纷飞上天，白云中一片啼鸣，象笙、管、笛、箫的合奏，阳光下的花翎熠熠闪光，象一大幅五颜六色的织锦。鸟影遮住了天，地上一片幽暗，盐碱地草丛里的绿蚂蚱和红蜻蜓也慌乱起来，飞的飞蹦的蹦，绿的绿红的红。有时，跑长途的货车司机，又热又困又累，上眼皮粘下眼皮，就停车上锁，到沙滩柳棵子地的绿荫下野餐，然后仰面朝天躺下来，点着一支烟，烟吸到半截就睡着了，嘴角和胡髭上挂着饭粒和面包渣儿。忽然，一阵疼

痛，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，两只在嘴角和胡髭上啄食的小鸟儿早飞走了。

香河和武清在蝲笼子也各有两块方圆几里的地盘，只是这两个县更穷，这两块地盘也就更荒凉，草长得比人高。盛夏一人头伏，草茎粗了，草节硬了，草叶子也厚重了，三县的农民都到蝲笼子打草，晒干了堆垛，秋后卖几个钱，够一年油、盐、酱、醋的花销，还能扯几尺布，给孩子大人添置一两件新衣裳。打草就象打仗，跑马占地，你争我夺，也就难免动手打架。打架便要拉帮结伙，有分有合；于是，小小的蝲笼子，就象魏、蜀、吴三国争战不休。安次县在蝲笼子没有地盘，可是安次县的人也要穿衣吃饭，便常常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一阵旋风似的偷袭三县领地，把三县人割倒晾晒的草铺席卷而去，三县人管他们叫流寇。不过，不打不成交，一年生，二年熟，也有不少人磕头拜把子；柳棵子地里更不知结下多少露水姻缘，难舍难离的便成夫妻。

我的生身之地，距离蝲笼子十二里；蝲笼子在小运河滩圈外，大运河滩圈内。我小时候常常跟本村的孩子和小学的同学，结伴到蝲笼子玩耍，长大了上京下卫，也常从蝲笼子路过，五十年代下乡挂职深入生活，在蝲笼子蹲过点，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，我沦为贱民，回乡务农，每年开春和秋后，都到蝲笼子出外工，挖河、打堤、平整土地。通县境内的蝲笼子这一块，到处都留下我的脚印，几个村都有我的熟人。我的许多小说中的不少人物，生活原型便来自蝲笼子。只因我三十多年创作生涯形成了惯性和惰性，写小运河滩的时候多，写大运河滩的时候少。

开采要广，开掘要深。我不能老是封闭在自己那个生身之

地的小村守株待兔，张嘴等吃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树上落下来的果子。于是，我也实行对外开放，走出小运河滩，进入大运河滩，把蝲蛄笼子划为我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领地。并且，向有关方面申请专利，把通县境内的蝲蛄笼子这一块承包下来，写一部反映解放前的蝲蛄笼子风土人情的长篇小说。

一道篱笆两根柱，多大的能人一个巴掌也拍不响。写小说虽不象开采石油金矿，发掘秦冢汉墓，但是有个帮手出个主意，提个醒儿，比一个人戴着捂眼转磨，少走好多瞎道。我过去写的那些小说，十之七八都曾有田夫、野老、乡女、村妇当我的点传师。这一回，我对外开放，更得摸着石头过河，找个向导带路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步步脚正鞋不歪，身正影不斜，免得刚愎自用，一意孤行，骑着瞎马撞南墙；撞倒了南墙还不回头，那就难免夜半临深池，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

谢天谢地，六十年代北京大学出身的中年地方志学者徐芝罟，主动找上门来，自愿免费充当我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顾问，还替我找了个老八路军交通员老虎跳大伯当我的引路人，在蝲蛄笼子走村串户，可以畅通无阻，访古问今更是活档案。

徐芝罟自幼在蝲蛄笼子串百家门，睡百家炕，吃百家饭，有所见过目不忘，有所闻过耳不忘，对蝲蛄笼子的村村户户了如指掌。

他早就知道我这个乡亲大哥的恶名，我后来也听说这位乡亲老弟不同凡响，两人虽有同乡之谊，又心向往之，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多年并无交往。我念的是通州模范小学、潞河中学和北京大学，他念书的三部曲也是在这三所学校；只因他比我小几岁，我出校门他进校门，虽是接踵而至，却无一面之缘。我们的交情是最近几年才建立的。一见如故，相见恨